



5

制图：安宁
版式设计：纪安静
责任编辑：高莉
执行主编：哈丹宝力格

2026年
4月24日
星期五

内蒙古日报

文物说



【出圈】包头博物馆珍贵文物

【自白】

陶匣不语藏秀色

□本报记者 高莉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尤其是女性，化妆修颜是重要的生活内容。古代妇女在妆容上更注重发型、眉毛、腮、唇、额等部位的修饰，《楚辞》中有“粉黛黑施芳泽”的描述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酒晕、桃花、飞霞、斜红、额黄等妆容，唐宋时则流行三白妆、梅花妆、慵来妆、珍珠花钿妆等，由此可见，古代妇女的化妆技艺、使用的化妆品等，不亚于今日，妆容便是美女们盛放胭脂、香粉、膏脂、粉扑等化妆品的收纳箱。

我来自汉代，根在中原。作为主人闺中的雅器，盛胭脂、藏粉黛，因此又被称为“镜奁”“香奁”。南朝宋时期，范晔在《后汉书·光烈皇后纪》中记载“帝从席前伏御床，视太后镜奁中物，感动悲涕，令易脂泽装具。”

汉代，盛行厚葬，事死如生，模拟逝者生前生活场景，因此我便成为主人的明器。

制作我的陶匠挖了陶土，去掉里面的砂石、草根，加水搅拌、沉淀，选取了最上层的细泥，反复揉压，排气泡。陈腐过的陶泥可塑性强、不易裂开，这块准备制作我的陶匣便被密封起来沤了好几个月。

汉代，大部分奁的形状是圆直筒，陶匠别出心裁，将我设计成长方形。他在陶轮上拉出我的基础形状，打磨成方唇宽沿，又在四角和侧面设计了小方足，乍看，我像一张微型案几。

我的素胎被放在阴凉通风处自然晾干后便进了窑炉，出窑后，陶匠将我打磨平整，为彩绘打底。

彩绘是我身体上的核心装饰，陶匠用朱砂、赭石、炭黑等天然矿物加胶调和成颜料，先在我的外壁上画了红彩边框，又在框内画了五位发髻高耸，细眉红唇的仕女。她们侧身跪坐，身体微微前倾，双手交叉上扬，姿态恭谨而优雅。仕女们以红、绛两色衣裳交替排列，左数第一、第三、第五人身着右衽红衣，第二、第四人上着右衽绛衣，下着白裙，长裙曳地。她们头的上方挂着绛地半月形帷幔，帷幔用红色勾勒线条。垂幔、挽结、垂带将五位仕女相隔。陶匠还用红色、绛色在我的侧面绘制了竖道“囟”字纹。

彩绘完成后，我又被放在阴凉通风处一个多星期自然晾干。陶匠双手将我举在眼前，端详着，满脸欣慰。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出土于准格尔旗准格尔召乡



精彩讲解扫码阅读

陶胎质地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造型规整，方唇与平沿的设计线条简洁明快，四角方足既保证了稳定性，又在视觉上形成了平衡感。



绘画技法

五位仕女的排列遵循对称原则，红、绛衣裳交替出现，衣服以简洁的墨线勾勒，随身体姿态自然流转。

彩奁轻启映娇颜

□本报记者 高莉 通讯员 刘伟

彩绘工艺

红彩作为主色调，不仅用于勾勒边框、帷幔与仕女衣裳，更以鲜亮的色彩营造出热烈而庄重的氛围。绛色的运用则丰富了色彩层次，使仕女形象在统一中富有变化。黑色用于描绘仕女的发髻与眉眼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汉代女性的温婉气质。

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

长40.8厘米、宽27厘米、高12.8厘米。



(本版图片由包头博物馆提供)

奁，是古代女子的镜匣，也称梳妆盒，盛放铜镜、粉黛、梳篦、胭脂等化妆品。

梳化化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唐代刘孝孙在《妆台记》中描述“周文王令宫人作风髻”；宋代高承在《事物纪原》中提到“秦始皇宫人皆红妆翠眉，此妆之始也”，这说明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利用物品装饰自己，而专门盛放这些化妆品的器皿就称“奁”。奁流行于战国至唐宋，秦汉最盛，材质有漆、陶、铜、瓷、玉等。其中，汉代陶奁常作明器。

在包头博物馆“包头古代史”展厅的展柜中，陈列着一件汉代陶质方奁，方唇宽沿，四角及侧边立着矮壮的小方足，足底还残留着当年绘制的红彩痕迹，底有一个椭圆形孔。方奁长40.8厘米、宽27厘米、高12.8厘米。该馆工作人员刘伟介绍：“这是一件彩绘仕女陶质方奁，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1999年出土于九原区张龙圪旦汉墓，它不仅是汉代边塞生活的实物见证，更是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生动注脚。方奁上红彩勾勒的仕女图，在素朴的陶胎上延续着汉代的审美风尚，是我们触摸包头地区在汉代时期社会图景的重要媒介。”

方奁上的彩绘是在陶器烧制完成后再进行绘画，这种工艺的缺点是彩料容易脱落。因此，

我们今天看到的彩绘仕女陶质方奁，上面的仕女图有的色彩已经斑驳。

虽然彩绘仕女陶质方奁上人物面部彩绘有脱落，但从整体看，绘制的人物线条简明流畅，让人联想到汉代女性的温婉。彩绘仕女陶质方奁就像一幅定格在陶泥上的汉代风俗画，让我们得以窥见两千年前九原郡贵族女性的精致生活与优雅仪态。

“作为汉代墓葬的随葬品，这件彩绘仕女陶质方奁的出土意义非凡。张龙圪旦汉墓所在的九原地区，是汉代五原郡的核心区域，也是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族群侵扰的前沿阵地。这件器物的出现，证明了汉代边塞贵族女性生活与中原地区的高度同质性，反映出中原文化在北方地区的深度传播，它不仅是一件陶器用具，更是汉代民族融合、文化互鉴的实物例证。”刘伟说。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的工艺体现出汉代制陶与绘画的双重成就，是当时民间工艺水平的典型代表。方奁采用泥质灰陶，陶胎质地细密坚硬，说明其烧制温度已掌控到较高水平。方奁造型规整，方唇与平沿的设计线条简洁明快，四角方足既保证了稳定性，又在视觉上形成了平衡感。这种注重实用与美观结合的设计理念，是汉代造物思想的核心。

彩绘工艺是方奁最具艺术价值的部分。汉代工匠以红、绛、黑三色为主要颜料，在素面陶胎上

进行创作。红彩作为主色调，不仅用于勾勒边框、帷幔与仕女衣裳，更以鲜亮的色彩营造出热烈而庄重的视觉效果。绛色的运用则丰富了色彩层次，使仕女形象在统一中富有变化。黑色主要用于描绘仕女的发髻与眉眼，笔画虽然简洁却精准传神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汉代女性的温婉气质。

在绘画技法上，工匠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，以线造型，线条流畅而富有表现力。仕女的衣服以简洁的墨线勾勒，随身体姿态自然流转，既体现了衣物的质感，又强化了人物的动态美。帷幔的曲线与仕女的直线形成对比，使画面在规整中蕴含灵动。五位仕女的排列遵循对称原则，红、绛衣裳交替出现，这种秩序感不仅符合汉代的审美观，也暗含着儒家中庸思想对民间艺术的影响。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的彩绘，历经两千年仍能保持色彩饱和度，与汉代工匠对颜料的精心选择与处理分不开。红色颜料主要为朱砂，绛色为铅丹，黑色为炭黑，这些矿物颜料具有良好的稳定性，使得这份来自汉代的视觉记忆保存至今。

凝视彩绘仕女陶质方奁，红彩虽已斑驳，汉风却未远去，它不仅是一件文物，更是一封穿越时空的信笺，诉说着汉代阴山南麓的文化故事。

【观点】

汉风徐徐润朔方

□张海斌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是汉代中原文化向北方地区传播的典型物证。它的造型、工艺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一致，说明在汉代，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群体虽生活在北方，但仍保持着中原的风俗。同时，器物上五位仕女的形象，反映了汉代北方地区家庭的结构与女性的地位。

从工艺角度而言，这件方奁的彩绘工艺代表了汉代北方地区的高水平，红、绛、黑三色的搭配运用，既体现了汉代的色彩美学，又反映了民间工匠的创新能力。

方奁上彩绘的仕女人物形象，是研究汉代女性服饰与礼仪的珍贵资料。五位仕女右衽交领的服饰、高耸的发髻以及恭谨的姿态，与《后汉书》中对汉代服饰的记载吻合。

汉服以简单为美，主要有袍、襦、袴(直身的单衣)、襦(短衣)、裙，样式分曲裾、直裾。曲裾的下摆为弧形，直裾的下摆为垂直。东汉以后，直裾普及。汉代女子也穿襦裙，上襦下裙的样式流行于战国时期。

汉代服饰色彩以黑色和红色为贵，浅色次之，装饰鲜艳华丽的刺绣，平民常服则多用淡色。彩绘仕女陶质方奁上，五位仕女红、绛交替的衣裳设计，不仅具有视觉美感，更暗含着汉代社会的色彩象征体系，为我们了解汉代女性的社会角色提供了实物依据。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的出土，为研究汉代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。汉代，事死如生，随葬品往往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缩影。彩绘仕女陶质方奁作为女性墓主的随葬品，不仅反映了其生前的生活品质，也体现了汉代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。同时，该方奁作为汉代五原郡的遗存，对于研究汉代边疆治理具有重要意义，它证明了汉代中央政府通过移民实边政策，成功将中原文化植入北方地区，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(作者系包头博物馆馆长)

【史话】

古郡九原文脉长

包头市九原区，因战国时期赵国在境内设置九原郡得名。2300多年前，赵武灵王在阴山南麓修筑长城，拱卫九原。秦初，秦始皇命蒙恬发兵30万人北击胡。《过秦论》记载：“秦军却匈奴七百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抱怨。”秦灭六国，统一天下，在全国设置了三十六郡，九原郡在最北边。为加强战略物资运输，秦始皇修建了自咸阳直通九原的秦直道，堪称古代第一条“高速公路”。九原是秦直道北端的终点。

汉初，匈奴占据了九原。70多年后，汉武帝重创匈奴，卫青、霍去病从这里出兵，留下了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的千古绝唱，九原郡更名为五原郡，郡治设在九原。此时，九原不仅是军事重镇，更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的枢纽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大量中原移民涌入九原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习俗，彩绘仕女陶质方奁便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实物见证，它的背后是汉代九原地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关于奁，最早文献记载见于《说文解字·竹部》释“箴(查)”曰：“箴，镜箴也。从竹，敝声。”可见，奁最初应为竹制品。奁出现之初，除盛放梳妆用具外，也用来盛放食物或日常用品。

汉代的奁，器形相较于战国和秦代发生了巨大变化——出现了方形奁。除此之外，双层奁、多子奁开始流行，由此可知汉代贵族女性的生活状态。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上五位仕女的形象，不仅展现了汉代女性的妆容服饰，也传递出了当时的社交礼仪。她们前倾的身体与上扬的双手，是汉代“妇容”“妇礼”的直观体现，反映出儒家伦理对女性行为规范的深刻影响。红、绛交替的衣裳设计，则体现出汉代社会对色彩等级的认知，说明了中原地区的服饰制度在北方的深度渗透。

彩绘仕女陶质方奁在造型与工艺上完全遵循中原传统文化，说明汉代移民边塞的中原人群体影响了北方游牧民族，他们逐渐接纳并认同了中原文化以及中原人的生活方式。

(刘伟 供稿)